

你的春野，在哪里？

但春天来了，清
零，翻新，重新耕种，
覆盖，更新，希望萌
发。

■朱利芳

似乎在春风吹起的时候，去田野撒个欢，是极赞的事。

自小生长在城镇，被父亲称为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，但不妨碍我喜欢田野，胜于钢筋水泥的丛林。这种喜爱，缘自何方，无从知晓。但只需冬神严酷的目光游离，我止不住就想往郊野跑，尽管天地间仍然充满着凛凛的冷气，把自己裹得严密，然后站在旷野里，极目四望，深呼吸，也享受。

三月是非常适合走向郊外的，特别是清晨。驱车出小区，找一片属于自己的春野，用不着左顾右盼，一片绿色已经在等着你。

春天的绿色，是敢于冲破陈词滥调的。虽然那种四季安排好的习惯会麻痹人的神经，让人犹豫于迎接一种新的秩序。所以需要置身于旷野，看柳树一夜间冒出的嫩芽有何等坚定，看春水渐渐涨上来，小草与野花悄悄地对话着新生的朝阳。生命的主体性，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被唤醒。

告别是需要勇气的。哪怕寒冬的刻板如此令人讨厌，但面对新世界的降临，许多的不确定，许多的待机，许多的变故，终究不是因为循守旧就可以得到。

水乡的井

做人当如井：接
地气，有内涵，波澜不
惊，懂四季冷暖。

■沈卫林

水井是水乡的眼睛。

通过大地的过滤，纵横交错的河网将渗入地下的水源汇聚到一起，成为另一种比河水更小众、更高级、更珍贵的资源。水井星星点点地点缀在屋前房侧，为芭蕉、桂花、一张凉席、半个西瓜带来生存与降温的可能。它又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们从门前的河上船出嫁，儿子们从河埠口接来新娘与铺盖。所以古人给它取的量词是“眼”。没有了眼睛，河流的脉动只有妩媚而少烟火，村庄的故事多平静而少传奇。它与人的眼睛一样，没有手舞足蹈引人注目，但有神气与波澜的流露。

若从宏观与诗意的角度，水井更有一种特殊的地位。中国人在思念故乡的时候，习惯于借助许许多多意象，明月、江水、荷塘、扁舟、老树、啼鸟等等，而老屋旁那口低调的水井，最能穿透时间与空间，成为诗人最喜欢的意象，成为人们最亲近的景物。在四季的变化中，它不会呈现多彩的颜色；在气候的冷暖中，看不见它圆缺盛衰的改变。它永远只是一个黑漆漆的窟窿，连着幽深的土地。伴随着床前明月光，伴随着人迹板桥霜，伴随着锅碗瓢盆缸，默默无闻地滋润着生活。

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水井的水质比河湖之水要干净许多。因为井既是一个名词，也是一个动词，“水，井到了井里”，前一个“井”是过滤、渗透的意思，像极了包装山泉水的广告，这种干净就成了与生俱来和理所当然。井水使用越频繁就越干净，旧水竭而新水出，不停地循环是干净的源头。否则，几场雨过，死井之中泥沙翻滚，孑孓滋生，像极了蛛网和尘土的书架。

井水冬暖夏凉，这是自然的规律，也是古人获取自然果实的巧妙之方。也因为这种功能，即使江南人家尽枕河，还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在院子里或是晒场边再打一口圆润的水井，作为洗衣做饭的补充水源。

嘉湖地区，平均每平方公里的水系达到3公里以上，地表水位极浅，土质偏黏软，为打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。在海拔不到2米的大多数地方，只要往下掘一两米，便会有汨汨的

你看眼前的田野里，暗暗用劲地书写着改变。与陈旧告别，是需要创意的。在春野，你可以尽情领略这种创意。因为创造与新意，使得这片土地如此生机勃勃。

我选择的春野，在我家乡长安，是最早有人类文明闪耀的地方。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上，郁郁葱葱，绿意苍茫。各种树，各种草，各种植物，在开阔的田野里。我知道那个高墩下出土过原始青瓷豆、罐、盆，许多有印纹的陶片和夹砂红陶，残片与废墟，成为春野的一部分。

史前文化层之上有春秋的故事。两千多年前，这里还筑有管城——“吴王四城”之一。尽管争霸的硝烟散去，烽火墩被废弃，但如何呢？小石桥还在，一湾浅浅的水向深处流去，人间烟火继续着稻花香里的梦。

我信，春天有一种力量，让人保持自我的清醒。这种原始力是如此蓬勃，周而复始地治愈着这块土地上的人。不必去追踪历史真假，甚至不用顾及流言蜚语，这里有生活，田野即田园，只要家还在，春天永远会来临。

站在小石桥上，眼里高大的楝树结着金黄的果子，挂在树梢上。我知道，只要春风一直吹，它会重新长出叶子，果断地舍弃以前。而农人种上的庄稼则是天地之间最具有质感的作品，这片田野由此获得永恒的生机，就像我所看到的那样能量满满。

所以，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春野，去郊野里撒欢吧。看春天如何用独特的表达力舒放着自我，听鸟儿用密码对话，感受泥土被翻得松软，远眺站在原地不动的树木用新叶致敬生存，这里有一种默契，也是共识，又一个史诗级的季节来了。

春天走过无数的人间，那些卑微的伤心，被辜负的委屈，难言的愤怒，甚至穷途的痛哭，这片田野都见过。但春天来了，清零，翻新，重新耕种，覆盖，更新，希望萌发。烂泥成全着生机，滂沱灌溉着成长，生命的自由从来都不简单。手握悲欢相续的日子，有春野，自有一份温柔等待。

来到春野，你可以奔跑，也可以静默，仿佛经过无数远方，随风摇摆。挣扎向上的日子，冷暖交替，黑白交织。漂泊的风吹过来，向前走，田野的春风桃李在眼前，人间好滋味。

（作者系省作协会员）

水从四周的土壁上渗出。一代又一代人繁衍使命的接力，一代又一代人生活节奏的轮回，让许多水井开掘、掩埋、重浚。重见天日的古井更成为了博物馆中地方文化的代行者。

水井的内部结构均为圆形，这是将数学和力学运用于生活的最早案例。井栏圈用一块石头凿成，大多为花岗岩。随着吊水桶的起起落落，随着井水与雨水的内外润泽，随着一代代儿童在井栏边的笑声，许多年以后，我们才能看到那“光滑的石井栏”。在一些园林中有时可以看到外方内圆或太湖石做成的井栏圈，但那个镜头属于宅门闺秀，不属于江南孩童。

井壁用砖头“踏扁砌”，以青砖居多。砖头是经过烈火焚烧的泥土，坚固耐用且渗水孔隙度正好。一层层的砖头在井壁内回环往上，不需多日，便有青苔附生，再有蕨类从缝隙中生出，但永远不会占太多的空间。整个内壁融为一体，如铜浇铁铸，坚固到无法想象，即便井边有几十吨的家伙驶过，水井也毫无损伤。

旧时水井内腔比口径要大得多，口径半米左右的水井，内径可以达到两米有余。特别是在人家的集聚处或河边桥洞口，常常会出现一口巨大的公用水井，靠近水源，内腔巨大，深不可测，补给量充足，可以满足一个村子的日常使用。没有人知道这些水井开于何年，但都知道井边的早晨与傍晚最热闹，来自井边的小道消息最多最可靠。后来通了自来水，井水只作为水源的补充，许多人家开始在自家屋边打井，规模就缩小了很多，深度一般只有四五米，但足以在满足家用的同时再浇灌院子里的花花草草。

掘井也应该属于三百六十行之一，民间有专门的掘井人，但如今干这个行业的师傅与农村的打灶人、篾竹匠一样，大多已有了另外谋生的路径。掘井是一件十分慎重的事，先要选好日子，再按照农村的风俗请请拜拜，掘井人才能进场动工。最后一把特殊的大平面短锹，随着掘井人的圈动，在一平方米以内的土地上大快朵颐，几十斤一块的泥土从越来越深的井中吊出，这对负责吊土的人是一个极大的体力考验。掘井也是一个时间与耐力赛跑的过程，必须一气呵成，否则在休息的过程中，四周的水会淹没已取得成果。掘井人在和冒出的水抢时间，运土人也要跟着抢时间，如果跟不上节奏，就要多几个人不停地换手接力。小孩子们被以碍手碍脚为理由赶到一边，同时又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启蒙教育。深度约两米之后，渗水速度加剧，需要再配合小水泵抽水。待土井挖掘完成，需要马上从最底下一层层地往上砌砖，并在井底铺上一层沙子，砌到面平线处收口装上井栏圈。五六十年之后，井栏圈大多用砖头水泥砌成，呈圆形或六角形，侧面写上“饮水思源”“某年某月某日”等。从剖面看，整个水井就像一个被拉长之后再去掉两个尖的橄榄。待大功告成歇下力来，回头一看，井中掘出的土堆竟如一座小山。往往埋得越深，你越不知道它有多少内力；用力越深，你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潜力。

做人当如井：接地气，有内涵，波澜不惊，懂四季冷暖。

（作者系公务员）

髻头藏鲜，岁月留香

这小小的“髻头肉”，从不是珍馐，却蓄着江南风味、祖辈巧思、童年底色与土地体温。

■姚文杰

海宁人给螺蛳起诨名，自带几分俏皮——“髻头肉”三字，便将圆墩墩的螺壳比作农家盛米贮酒的粗陶甕，壳中那点嫩肉，成了髻头藏着的宝贝。不金贵，却浸着水乡灶火的气息，咂摸间，全是我大半辈子的光阴。

村里李老爷子当年最嗜这口。他总眯眼晃头，呷一口黄酒，捏起一粒红烧螺蛳，悠悠念道：“螺蛳喇啷过老酒，皇帝老子勿如吾。”话音未落，“吱”的一声，螺肉便滑入嘴中。他舔舔指尖，再慢慢悠悠端起酒碗，那气定神闲，怕是紫禁城的君王也不及。老爷子的福气，全村皆知：螺蛳是儿媳与孙儿摸的，李老太灶头爆炒，葱姜噼啪作响，酱油一烹，香气漫过半个村。

我们这些小把戏，自然也围着“髻头肉”转。河水清亮时，石坎边总露着探头探脑的螺蛳。淘米婢子放下竹箩，顺手摸两把，如收工捎柴、拔草般，便是过日子的顺手景致。俗语“青壳螺蛳笃屁股”，明笑螺蛳，暗打趣摸螺人，水乡人的幽默，总沾着水汽。我们起初用手，后来用“四脚网”——那是一种长方形的网，两根细竹交叉弯曲，一底三面，往河底一贴，脚一拨，捉起来便是一兜青莹莹的收获。摸多了吃不完，便拎去集市卖，不论斤两，只凭碗量，满满一碗一角钱。换来的钱买一两本小人书，给平淡的童年，添了几分脆生生的欢喜。

吃久了，便摸透了螺蛳的脾气。青壳薄、尾巴尖的，叫“青壳螺蛳”，肉嫩汁多；褐壳厚、尾圆白的，是“石核螺蛳”，嚼头十足。虽模样有别，鲜味却不分伯仲。老话“清明螺，肥似鹅”，此时螺蛳未用籽，肉头最饱满，于是“清明夜吃螺蛳”成了不成文的仪式。

那夜的螺蛳，也都是自己摸的，一家人围坐八仙桌，“吱吱喳喳”的啜螺声此起彼伏。暮色沉落，晚风拂面，桌上螺壳堆成小山，快乐也如酱汁般，沾在指尖、挂在嘴角。

吃完，最有趣的环节才开场。父亲端起碗，“喇啦”一声将螺壳泼上屋顶，说能防瓦蛆——那种小灰虫吐丝垂于檐下，碰着便痒痛难耐。我学他撒壳，总滚落一地，后来干脆扛

土地所给予的

土地给予人的馈赠，多彩而丰富，与土地打交道的人，淳朴憨厚，与土地一样，给予一点点爱或利，便会加倍回报。

■王小也

储老师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，显然是从楼上俯拍，一片空旷水泥地的中间，意外存在着这一块方形泥地，大约一分有余，一位穿着灰紫上衣的女人正在垦地。她面前大约五分之一的地上，已经种上了绿油油的蔬菜，放大图片看，应该是青菜、娃娃菜、芹菜、香葱之类。

另一边，一棵棵蔬菜种得疏落，估计是蚕豆。储老师在图片下解释道：“这里原来是一个铁塔，年前拆掉了，凭空多出一小片空地来，搞卫生的阿姨如获至宝，一有空就去捌饭。在我办公室整理时，跟我讲这块菜地的四季规划，今天要种莴笋、油菜菜，过两天，该下莴菜和生菜种了，茄子、西红柿、黄瓜、青椒要在下个月种，这些是夏天吃的菜，茄子可以吃到到秋天，秋天就种青菜、白菜、萝卜、菠菜什么的，可以吃整个冬天。”

接着，他又补充道：“她在讲的时候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好像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，这让我想到我的母亲，老家拆迁后，她无所适从，常常跟我姑妈一起坐公交去吕家种地。种地于她们而言，相当于我们的智能手机，在生活中不可或缺。”

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，我还在吃早饭，杂粮粥和鸡蛋之外，还有一碗青菜心，是我寄母的劳作所得。寄母家拆迁好多年了，新居在县城边缘，离家甚远。寄母不知在哪个地方开辟了一块荒地，听说骑三轮车过去要二十多分钟。种的蔬菜吃不完，常常要给我送菜，我不放心她骑三轮车在城里穿梭，便关照打电话给我，我会开车去拿。

昨天去拿菜的时候，寄母刚从菜地里回来，头巾上还沾着几片早开的油菜花瓣，与她已然变成深褐色的、与土地一般沟壑纵横的

出木梯，爬上去一把把撒个痛快，嘴里嚷着：“落冰雹咯！”笑声混着壳片敲瓦的轻响，成了清明夜独有的印记。大人说，不撒瓦蛆更多，即便年年撒、年年有，这仪式从不马虎。

关于“髻头肉”，乡里有段暖心旧事：早年大旱，河底干裂，病中母亲想吃螺蛳肉，儿子便捡来螺壳，塞入豆腐干拌肉末，炒成一碗“假螺蛳”，竟哄得母亲展颜。这故事我听了无数遍，总觉得不起眼的小物，藏着几许人情暖意。“酱爆螺蛳加葱姜，劈个巴掌也不放”，是百姓的痴迷；“雪白米饭象牙筷，刹尾螺蛳味道赞”，连富户也难逃其魅。就连唐伯虎，若不贪这口鲜，怕也写不出“尖尖宝塔五六层，和尚出门慢步行”这般鲜活的谜诗。

喇螺蛳看似随意，实则藏着巧劲。水乡人仿佛天生就会：筷夹、唇抿、气吸，“嗖”地一声，螺肉便入口。力道要短而猛，轻了吸不出，重了便连肠带泥。有人打趣，爱吃螺蛳的人，吻技大抵不差，北方人不及南方人浪漫，许是缺了这番练习。虽是玩笑，却道尽喇螺之乐。反观苏东坡，一代饕客，竟因未剪螺尾，怎么也吸不出肉，只得用竹针慢挑，落下“东坡食螺——慢慢挑”的笑柄，平添几分可爱。

那些年的光阴，似总浸在“髻头肉”的香气里。老家塘荡相连，鱼塘是活命根本，塘中青鱼最爱螺蛳，大人便摇船去运河边成船采购。螺蛳交易全在水上进行，两船相傍，从不用秤，都凭“螺蛳斗”计量，一斗螺蛳三十来斤。价钱谈妥了，渔民就用斗舀满螺蛳，拿木条把斗面的螺蛳刮得平平整整，再“喇啦”一声，将这兜鲜活倒进买家的船舱里。

螺蛳倒入塘中，青鱼争食旋起水涡，只吃肉、弃壳，壳沉塘底，日积月累竟厚达数尺。这些螺壳被耙起铺路，雨天不泥、阴天不滑，小孩踩高跷也不陷。只是这“螺蛳路”也有小脾气：暴雨后碎壳裸露，扎得脚板生疼；晒谷时稍不留意，碎壳混入其中，吃饭时“咯嘣”一声，牙根直发酸——当年只觉得懊恼，如今想来，皆是时光的注脚。

螺蛳吃法，天南地北各有妙处。绍兴人“炒螺蛳过老酒，强盗来了不肯走”；苏北人爱用螺肉炒韭菜待客；云南白族则腌成酸辣风味。民间故事里，它更藏着温情：《田螺姑娘》的体贴，《螺蛳经》的慈悲，周作人读后亦赞其“文章不粘膏，有力量”。

如今时移世易，“髻头肉”的际遇，也随河道几经浮沉。早些年一度工业污染肆虐，河水浊臭，螺影几绝，令人怅然。幸而数十年整治，清淤护水，河道重归澄澈。螺蛳回来了，且更肥更多，消失许久的耢螺船也重回水面，织就熟悉的江南图卷。

这小小的“髻头肉”，从不是珍馐，却蓄着江南风味、祖辈巧思、童年底色与土地体温。它是舌尖之欢，是方言里的亲昵，是习俗中的笃定，更是时光的密语。如今再喇螺蛳，依旧偏爱酱炒的浓香，依旧会想起清明夜撒壳的喧闹，想起老爷子的“皇帝勿如吾”，想起每一只“髻”里藏着的、暖烘烘的人间烟火。它的魅力，大抵就在这里——无论岁月川流，只要唇齿间那“吱”的一声响起，故乡与旧日，便都在这一喇一抿之间，悄然归来。

（作者系退休干部）

脸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可是一张笑脸却与油菜花一样明亮。她弯腰打开包装袋给我看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这段时间风调雨顺，蔬菜长得很快，眼看着菜心就透出来了，你看，多鲜嫩呀，看这些蒿菜、菠菜多水灵呀，这段时间的蔬菜营养好，要多吃，不吃掉很快就老了。”除了各种蔬菜，寄母还给我一罐新腌的水花菜，这是江南农村最经典的咸菜，从小吃到现在，是江南人味蕾中最隽永的乡愁。

寄母七十多岁了，瘦而精神十足，有一份在公园里扫地的活，就在小区对面，每个月有两千元钱的收入。我去看她的时候，常常见她满面笑容，对我说，现在日子太好过了，轻松得很，以前在家里种地，一天到晚不得闲，哪里会有这么多的收入。扫地不能填满她生活的空间，种地是另一件乐事，当地上成长的蔬菜不是生活的主要依靠时，便成了寄母的消遣。我每次要抱怨，说完全吃不了，她则挥挥手，大款一般豪气地说：“那就送人呗，隔壁邻居呀、朋友呀。”

我果然去送人了，没有土地的人对新鲜蔬菜都接受得喜不自胜，而我觉得我代送的，是一位农村老人的质朴与温暖，是土地自胸腔里绽放出来的花朵。

小时候，我常常随母亲去种地，喜欢蒿菜，带着点药香，掐一轮菜头，菜地被搅和得一片凌乱，隔一天去看，它们自行整理复原，仿佛我前一天掐的菜头与它们无关。印象最深的是南瓜，那么一根瘦弱的藤，竟可以结出硕大的南瓜，结瓜还有次第，第一个吃完，隔几天，第二个也长成了，再吃。番薯也很神奇，藤蔓爬呀爬，掐着藤尖炒着吃，它则没事儿，侧芽又长得欢实，精华却是在地下，秋天扒开土，番薯一窝窝抱着团，红紫色，宝藏一般。

土地给予人的馈赠，多彩而丰富，与土地打交道的人，淳朴憨厚，与土地一样，给予一点点爱或利，便会加倍回报。所以旧时农家很爱惜土地，冬天农闲了，男人们去河里捻河泥，女人们把河泥调上岸，通过一个临时开挖的小沟渠，推到一片闲着的田野里，蓄成春种时的作料。总有一些田地轮休着，撒上首蓿草籽，春天开成星空一样的紫色花，谷雨过后，就被犁进泥土里，沤成肥料。农民们精心侍弄着土地，田畎栽得整齐，泥土捣弄得细碎，种菜或插秧，间距均匀。

储老师的母亲，抑或我的寄母，她们的半辈子，都在四时的节律里劳作，突然离开了这种节律，手脚都不协调起来。回到土地，便回到了健康快乐的根本处。

“像一群思乡的鹤鸟，日夜飞向它们的山巢，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，让我生命的全部，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。”顶级的文学巨匠与卑微的农人，以不同的语言，表达了同一种情怀。

（作者系自由工作者）

